

智性写作——城市文学的一种样式

晓 航

根据我自己的创作实践,谈一谈我对城市文学的理解。

1. 我和城市的关系

我从小生活在北京这个城市,没有任何农村经验,因此城市是我唯一具有可靠经验的地方。

如同很多城市的孩子一样,我的青春时光都浪费在读书考试上,我学过物理化学和国际贸易两个专业,毕业后,从事过很多职业,搞过科研,当过电台主持人,还做过国际贸易。

无疑,我和城市的关系是异常紧密的,我生活在这里,所有的亲朋好友、社会关系都在这里,我跟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,看着它日新月异、欣欣向荣,也看着它越来越肮脏,越来越臭气熏天。北京对我是个不言而喻的存在,我爱它也恨它,永远无法离开它。我不像别人,没有什么归隐情结,从未想去一个山清水秀的乡村生活,那种诱人的清净我受不了,我就是喜欢北京,喜欢它的闹腾,卤煮,足球,美女,酒吧;一帮白领毫不靠谱的梦想,还有街头流氓的京骂。我也不想出国,虽然我受的是典型的西化教育,但是我觉得好好学外语只是浪费时间,因为说得再好,在外国人的眼里,你依然是个说着蹩脚英语的外国人,我

只想在这个城市终老,即使它有霾,有化学食品,有充满水碱的水,但是我会很贱地待下去,直到我和我的爱人老去。

2. 我和文学的关系

从一九九五年我开始业余写作,到二〇一三年一共十八年。时间算起来长得可怕,但是度过它们时又飞快到不知不觉的程度。我为什么写作呢?原因很简单,就是因为我敏感而脆弱,无法直面现实的卑鄙与虚伪,因此我想获得自我拯救。

我记得从我很年轻的时候,我就常常问自己,什么是生活的意义?这个问题每次产生几乎都是在夜晚,当所有的喧嚣都散去,我直视自己的内心时,这往往是第一个跳出来的问题。

我问过很多人,答案均因人而异;我曾经向宗教哲学求援,可它们时而滔滔不绝,时而沉默不语。到目前为止,没有人能够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,生活的意义根本不是人们说的那样,但是也常常就是人们说的那样。

正是这种基于这个对于意义的寻找以及对于被拯救的渴望,我从十八年前拿起笔,开始了孤独的城市文学旅程。

3. 什么是城市文学

什么是城市文学,对于这个问题我思考

得不多,没有什么发言权,而且我很少读小说,就只能凭着直觉猜测。我想,城市文学应该是肇始于工业化革命,当古代城市向现代化城市发展时展开的,当那些聚集在城市的人们试着表达一下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感受时,城市文学就应该萌芽了。我很愿意把古典城市与工业化(现代化)城市分开,那是两个不同文明阶段的城市概念,因此其衍生物——城市文学也应该有所不同。

当代中国具有一个典型的二元化结构,即农村与城市并存。据我所知,目前当代很大一部分作家,具有广泛的乡村以及小城镇生活经验,这就使他们的写作更关注这些地区,以及他们进入城市之后所经历的市民生活。而真正具有长期的、巨型的、现代化城市生活经验的作家并不太多,因此对于城市的表象以及内心深入观察的作品也并不多,这是由我们作家自身经验的构成所决定的,所以,我的判断是,在当代中国,城市文学并未形成潮流,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具有乡土经验与市民生活经验的农业文明写作。

我这么说很可能是荒谬的,错误的,但是这是我自己的观察,我实话实说。

4. 个人城市文学的创作实践

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,我的小说注定是关于城市的,因为我没有非城市的经验。

从一九九五年开始到现在,我觉得我的写作分为五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从九六年到九八年,基本上写的都是废字,没什么能发表。第二个阶段是从九九年到二〇〇一年,这三年发表关过了,写完的东西可以不扔垃圾箱了。实际上是写作时的泥瓦匠般的经验多了一点,所以手不再那么生。第三个阶段是从二〇〇二年到二〇〇七年,我觉得我的作品在这个阶段有一个质的改变,形成了自己的风格,即评论界所谓的“智性写作”风格。第四个阶段是从二〇〇七年到二〇一二年,在这个阶段我尝试着使作品向两头靠近,

一个方向是现实,我打算更深入地理解现实;另一个则是向思维的深处,探索一些更抽象的哲学与宗教问题,借以展示人类的基本困境,表达人类的基本情感。第五个阶段,就是从二〇一二年起我开始长篇创作,我基本上没有写过长篇,因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历程,我又成了新人。我的第一个长篇从二〇一二年开始构思到二〇一四年完成,花了两年时间,中间历经艰辛,倍受打击,我深深体会到写一个长篇是多么不容易,写一个好的不兑水的长篇是多么不容易,那种传说中的日行千里,一天干几万字的事情只有神仙才做得出来,即使如此,我也常常纳闷,神仙们就不思考吗?思考就不花时间吗?

二〇一四年初,因为有朋友要把我的小说改成剧本,因此我重读了一些过去的小说。重读之下我吓了一跳,那些曾让我洋洋自得的小说写得是如此之差!人物苍白,情节荒谬而不靠谱,逻辑混乱,结构上起伏过多,相当不自然。这些缺点我从未切身感受到,看样子我在对待批评上出了大问题。我不禁回想起当年一些朋友很有分寸地说过类似问题,只是我的自负使我忽略了这些中肯的意见。因此,我想,在第五阶段,除了进行一以贯之的思维上的探索之外,一定要努力改正上述缺点,争取在小说技术上有一个自我更新和突破。说实话,这种醒悟来得太晚了,我感到深深的惭愧与懊悔,应该向关心和培养我多年的老师们、朋友们、读者们道歉!

5. 个人城市文学作品的特点

大概是从二〇〇四年开始我的小说逐渐受到了重视,后来一些评论家根据我的小说创作方法提出了一个“智性写作”的概念。到目前为止,我认为评论家们的观察是敏锐而准确的。对于“智性写作”,我从个人的角度对这个概念给出如下一个阐释:“智性写作”就是以复杂震荡式的多学科组合方式,以不断扩展的想象力,运用现实元素搭建一

个超越现实的非现实世界,并且在关照现实世界的过程中,完成对于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终极意义的寻找。

这些年由于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获得,使我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看待世界的框架,即理性的批判主义框架;同时由于对宗教的涉猎,使我深深了解了上帝或者说佛陀植根于人类心中的那些基本善念,这两种不同框架的相互参研与对抗都让我受益匪浅,给我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体验。

因此,正是依据上述框架的建立,并且借用经济学、心理学、哲学、科学、宗教等工具,我逐渐完善了这种带有城市烙印的“智性写作模式”。从我个人的角度看,我认为小说需要本质,文学的目标必须是崇高的。文学的最终任务应该是这样:它必须创造一个迥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的世界,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。一个真正的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要重新组织事实,重新建构世界,或者说给世界一个新的解释,就好比音乐、绘画、政治、科学都有不同的对世界的解释方式一样,那么文学也必须得有它独特的方式。基于这样的观念,我写每一篇小说都打算努力摆脱对世界的庸俗化阐释,这种努力逐渐发展下来,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“智性写作”方式。

由于我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,我的作品出来之后,往往会受到正反两个方面的言辞都比较激烈的批评或者赞赏,解读也大相径庭。单从批评说,很多批评者们认为,我的小说呈现出“复义”和“多义”的趋向,造成“待解和难解”之谜太多。有些批评者认为我的小说与现实的缝隙比较大,变形太过夸张,含义模糊,写走了,不靠谱。出于对批评的吸纳态度,我从二〇〇六年起,慢慢对原有的创作方式进行了渐进式的修改。首先我依然继续运用想象力,搭建那个远远没有完成的“非现实世界”,它被我命名为第二世界。其次,

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主动谋求建立一个独具个人色彩的“现实主义世界”,它被我命名为第一世界,我一直努力打通“第一世界”与“第二世界”之间的管道,想使两者融合,并力图产生更加丰富多彩的可能性。当然,我对批评的认识也是渐进性的,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种自省与自觉,如前文所说,直到今年(二〇一四年)初,重读我的一些作品时,我才再次对上述这些批评的真理性产生了更深刻的认知,这也促使我下更大力气在将来的写作中自我更新,自我进化,以求达到一个“第一世界”与“第二世界”现实与非现实融通的境地。

6. 我不喜欢什么样的写作

从我个人的偏好来说,我很愿意把写作当作一种智力的游戏或者旅行,就是说我愿意在思维的探索中得到具有特殊意义的东西,这才是城市小说的乐趣所在,因此我特别不爱看当代的某些具有“庸俗现实主义”气质的小说,比如某些市民类、农村类、底层类小说(这些所谓的类别是我自己凭借个人经验划分的,不具备学理性)。

市民类小说在期刊上比比皆是,一翻开就是小市民那点事儿,全是鸡毛蒜皮,一点小事无限扩大化,从书房到客厅接个电话能写好几千字,一直在那里絮叨。开头是什么样,结尾还是什么样,完全没故事没结构,一点想象力和思想能力都不具备,只有无意义的呓语,按我的话讲,就是小说提供了零信息。

很多农村类题材我也受不了,写得那个脏乱差,那个假丑恶,那个血腥暴力,而且好像农村的一点奇闻异事总离不开在村子里乱搞一样。我个人以为,文学毕竟是审美的,不是审丑,看到人类的恶并不独特也不牛×,牛×的是在我们的作品中如何以人类最终的善战胜人类的恶,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希望!作为作家,我们除了要揭示人类的恶,更重要的是要给人指出希望的方向。

另外,对于前些年甚嚣尘上的“底层写作”我也不喜欢,对于“底层写作”的批判不绝于耳,我自己也有一整套的看法,但是在这里我不打算多说,我只是观察到很多作者挺功利的,他们是为了获得利益而跟风,写的完全不是内心想写的东西。

我觉得上述这些恶俗性写作的产生,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。有作家受庸俗化现实影响的原因;有作家生活的狭窄,信息匮乏的原因;有作家受功利主义驱使的原因;也有作家世界观单一而原始,方法论笨拙而故步自封的原因;还有作家们从事写作久了,在创作上产生惰性的原因。因为对上述写作的不敢苟同,我在写作时总是保持着特别的警惕,对庸常经验毫不犹豫地拒斥,努力求新求变,这种自我施压也迫使我自己在“智性写作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7. 城市文学的作品应该具备的特点

那么城市文学的特点是什么呢?从我个人角度看,它应该是跟上述那种庸常写作对立的。城市文学应该具有现代价值观与方法论,它开放、多元,它是动态的,复杂的。在城市文学中,哲学批判应该代替政治的批判,这一点特别重要。城市文学应该从人类的高度,看到人类的基本欲望、基本窘境,体悟人类的基本情感,写作者应该警惕并抛弃意识形态与反意识形态的争斗,因为二者都是媚俗。

另外,在城市文学中,对于终极关怀的追求显然应该代替功利主义追求,写作者应该从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中,上升到对神性的思考。

8. 城市文学写作需要什么样的精神:理想主义、思考与自我牺牲

经过多年的写作,我已经从当年的小资产阶级转变为一个知识分子,虽然我依然无法摆脱自身的怯懦与卑微,但是我已经从只关注自我的生存状况变成一个关注群体、大众、民族的思考者,我认真地观察着中国社会

经济与政治的变化,希望我们的民族获得最终的腾飞。

这些年里没有改变的是,我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,这一点是我在城市文学的创作历程中坚持的,这相当难能可贵,可也相当悲摧,因为都到了现在了,我竟然还是理想主义者!

而思考却成为我终生的痛苦的任务,也是我面对客观世界时的唯一有力的武器。

在这十八年中,我曾经放弃过种种名利双收的行业,而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对城市文学的探索中,其实这种探索就是对我存在价值的不断确认,这种行为如同城市中的彩票游戏一样,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回报。但是,这其实是一场非常伟大的战斗,有些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获得那种人类的存在感和价值感而奋斗,虽然他们表面上被别人认为是无聊的,古怪的,不切合实际的,完全无法理解的。

9. 结论:城市化进程将导致城市文学的高歌猛进

从二〇一二年起,我开始了长篇创作,我的题材依然是关于城市的,我认为未来中国一百年以内的道路都是一个城市化的道路,城市文学会大行其道。那些简单的机械的重复的农业文学该退出历史舞台了,即使它们因为种种客观原因在历史舞台上继续表演,但它们也会逐渐变为哑剧,然后变为皮影戏,慢慢地失去目光、观众与读者。历史会把它意味深长的目光投向城市的深处,我们这些忠实于城市的写作者将会接受历史的考验,我们会努力表达出城市的开放性、多元性、矛盾性,还有它极为深刻的变形记。

我想,城市文学的根本意义在于创新、进取,抛弃故步自封,与各种思想的敌人做斗争,并且努力获得真正的自由。

在文章的最后,我想奉劝同行们一句,再也不能那样写下去了,再也不能直奔农业文

明的脏乱差,再也不要沉溺于市民的无聊和无奈,再也不要为任何奖项跟风写作了。我们都是心灵的工作者,我们其实都明白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错的,什么是精彩的,什么是狗屎。

作为一个骨子里的悲观主义者,我觉得人类的孤独与哀伤是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,它归因于人类生命的有限性和人类理智的有限性。如果人类能够长生不老,如果人类的理性能够强大到获得完全的确定性,那么人类很可能是最终欢乐的物种,人类社会也许就是一个永远狂欢的社会。但是很遗憾,这一切都是奢望,我们的生命如白驹过隙,我们对于这一广大的世界根本一无所知,这些本质上的绝望,这些人类最终的窘境深深困扰着我,因此这是我永恒的城市文学的创作动力,我力图在我的小说中,在我的城市中揭示这些困境,展现出人类在与这些困境进行斗

争时所激发的伟大情感与基本理念,比如爱,怜悯,宽恕,正义,自由。

我毫不掩饰我个人的痴心妄想,那就是,我想写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城市小说,之一都不行,之一都是失败,一定是最好的!

城市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一直向前,城市文学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蓬勃发展。作为城市的表达者之一,我会在整个生命的历程中讴歌它,批判它,为之痛苦为之欢乐,为之汗颜也为之自豪!

【作者简介】晓航,作家,主要作品有小说集《有谁为我哭泣》、《送你一棵凤凰树》、《一起去水城》、《旧梦如花》、《所有的猪都到齐了》等。

(责任编辑 韩春燕)